

TONGGUAN
YINLIE
ZHUAN

關英烈傳

中華文學叢書



中华文学丛书

潼关英烈传

林 滌 非

潼关英烈传

林滌非

*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山西省七二五厂 印刷

山西省新华书店 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8.5 字数204千字
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3,900册

书号：10267·37 定价：1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清末民初社会生活的通俗小说。主人公李紫恒是一位戏曲艺人，他带领戏班走南闯北、卖艺谋生，饱尝恶霸的凌辱和生活的艰辛，终于在革命党人的感召之下，投身于反封建斗争。小说情节跌宕起伏，环环相扣，以张钊为首的革命军与袁世凯反动军队争夺潼关的战役，更是刀光剑影，险象环生，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。书中人物形象也很生动，无论是正直、善良、足智多谋的李紫恒，美丽、泼辣、聪颖机警的白茹雪，还是心狠手辣，诡计多端的李初善，贪图色相，见利忘义的朱玉海等，都刻画得栩栩如生。呼之欲出。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如张钊、钱鼎等人的出现，更增强了本书的传奇色彩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立团练勾结官府 贩私茶暴利起家.....	(1)
第 二 回	抗苛捐狭路相逢 庆得救巧遇乡邻.....	(11)
第 三 回	信风水两家结冤 借官府构陷杀人.....	(21)
第 四 回	怀大志寄身骯髒 走江湖星火燎原.....	(35)
第 五 回	李初善恶贯满盈 蒙面人为父复仇.....	(48)
第 六 回	解燃眉紫恒设计 叙往事茹雪倒筐.....	(65)
第 七 回	恶世情民羊官虎 重义气除暴安良.....	(79)
第 八 回	行侠女险遭暗算 热血男喻明大义.....	(94)
第 九 回	蓄力量四下联络 喷熔浆革命爆发.....	(109)
第 十 回	朱玉海作人作鬼 六都督争权争位.....	(125)
第十一回	平民愤钱鼎遇害 辨是非茹雪惩凶.....	(138)
第十二回	革命军岂容匪行 大意者怎守荆州.....	(148)

- 第十三回 拯弱质师徒仗义
伤离乱兄妹团圆..... (155)
- 第十四回 假劫粮动摇军心
克潼关长胜成仁..... (174)
- 第十五回 夺大位袁氏弄权
杀教士嫁祸民军..... (188)
- 第十六回 施离间官兵作匪
擒酋首民军胜算..... (200)
- 第十七回 放敌酋内奸作祟
战灵宝张钊失利..... (210)
- 第十八回 贪贿赂赵倜泄密
中奸计周强捐躯..... (222)
- 第十九回 斗智勇互有胜负
假停战毅军陷关..... (232)
- 第二十回 抗强敌救民水火
伸正气万古流芳..... (243)

第一回 立团练勾结官府 贩私茶暴利起家

陕西泾阳县，地处泾渭平原，自古就是八百里秦川中的富饶之乡。在清朝时，官府规定，凡是蒙古、西藏人喝的茶砖，都在泾阳制作分销，所以又给泾阳县平添了几分繁荣景象。蒙古人吃的多是羊肉，西藏人则喜食牛肉酥油，全靠那煮得又黑又浓的茶汁来剋化肚里的肥油，因此茶砖的制销是一宗大买卖。泾阳本地并不种茶树，所用的茶叶全都从湖南贩运，那贩运茶叶自然也就成了另一条生财之道。不过到了光绪年间，这买卖却越来越不好做了。本来茶叶买卖本少利厚，清政府设厘局税卡，征收税金来充实国库也是正当的。但是自鸦片战争后，屡屡的割地赔款弄得府库空虚，那西太后确实还有不少私囊，不过她是决不肯拿出来的，所以苦的是老百姓。贩茶的税金明着增加了好几成，暗地里，沿途的税卡还要中饱私囊，弄得一般小商人叫苦不迭，只好改行。但也有不少胆大心狠之徒，花钱请“刀客”保镖，公然走私。

所谓的“刀客”，是陕西关中渭河一带的“土产”。 “刀客”中人品流杂，为父报仇的孝子，劫富济贫的侠客，杀人越货的匪徒都有。只因他们人人都佩带一把“关山刀子”，所以叫作“刀客”。那“关山刀子”乃是临潼县关山

镇的出品，三尺长，两寸宽，刀薄背厚，极为锋利，虽不能削铁如泥，不过那血肉之躯，一捅便是一个窟窿，那些税卡的巡查，见有“刀客”保镖，谁不顾命？因此这贩茶的货主连一个铜钱的税金都不用交，趁这乱世大发横财。就中有一人，姓李名初善，家住离城十余里的沟前村。这李初善的“初善”二字，取意是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所以李初善在吃奶时兴许还有点善，不过自从他十七岁承继了父业，就没干过一件善事。在他承业的第二年，也就是一八六八年，西捻军从河南入陕，陕西总督左宗棠分檄各县“赶紧团练，将紧要之路，节节掘断，并通饬坚壁清野。”捻军和湘军刘松山部在风翔几仗，互有胜负，眼见得捻军由风翔趋醴泉、乾州，离泾阳不过几百里了。那县太爷便慌忙派人下乡，招集乡绅组织团练。来到沟前村的县吏是王书办，借了李初善的堂屋，召集附近一乡的里保乡绅商议。那些乡绅富户，各怀鬼胎，有的舍不得钱粮，有的不愿出人，有的打算着捻军来时就到县城里躲上几天，个个都象庙里的泥像，有嘴无声。那几个里保长平时仰着这些乡绅富户鼻息，此时主人不指使，走狗那敢乱吠？因此冷冷地坐了半晌，竟无一人开腔。李初善一看，觉得是个机会。他想：“就靠祖传的这几十亩地，我何时才能富甲一方？我何不趁此捞个团总当当，手里有人就有势。再说捻军东流西窜，也可能根本就不会来泾阳。就算来了，我瞧捻军势大，就不和他们作对，暗地里送他们些钱粮，请他们过境。那时我当团总，这几村的人要保命保财，敢不按我的摊派出粮出钱吗？哼！‘雁过拔毛’，最起码我也可以从中捞它几成。”想到此，他便从从容容地开口说道：“诸位父兄，依小弟之见，这事还是得应承。一

来是左都督的军令，我们哪能让父母官不能复命？二来成立团练，总有些保境安民的作用。成立了团练，那湘军就不会来驻守，就算湘军来了，捻贼也自然望风而逃，不过……”李初善这一个“不过”足足拖了有半分钟，两只眼睛团团地把众人都看个遍，到底也没说出下文来。但瞧那些人脸上的神情，是人人都明白了：这年头官军就是土匪，尤其是湘军，纪律之坏是有名的。搜掠财物，调戏妇女，以至杀良冒功，无恶不作。但凡有法，千万不要让他们来。李初善见众人心里都活动了，便干咳了一声，接着说道：“所以这团练得抓紧办。有道是‘初生牛犊不怕虎’，既然诸位父兄有难处，那小弟我就当这个团总。我家的五个长工，抽三个年轻力壮的当团勇。”那些人本都是乡村土豪，没什么主见，看李初善说得头头是道，又加上王书办在一旁督促，便纷纷出人出兵器。不一会，竟也凑了七八十人，长枪短刀四五十件。众人闹了一会，时间已是晌午，不觉中肚子早已饿了，便纷纷地盘算着回家吃饭。那李初善早瞧在眼里，便拦住道：“今天为本乡团练成立之日，再说王书办又不常光临，刚才我已经吩咐准备饭菜，宰了一只‘同羊’^①。请诸位赏光。”不一会儿，摆好了桌，众人不免又彼此谦让了一会，才落了席。正吃得高兴时，李初善忽然皱紧双眉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县吏看见了，不由得笑着说：“李团总你少年得志，正该高兴，叹哪门子气呢？”李初善并不回答，却紧着拿眼睛左右看，看见大多数人都停了筷子，方才挺了挺身子，正色说：“小弟去年丁忧，正在服丧之间，若不是为这

^①陕西蒲城、富平一带的名种羊，肉嫩味美。

“乡父老，我是不愿当这团总的。既然当了，我就要替众人着想，试想这七八十人，长短不齐，刀枪不全，那捻军一来便千军万马，顶什么用？到时生灵涂炭，小弟我岂不成了罪人？”几句话说得大家心中发冷，刚吃下去的羊肉都凝在肠子里了。足足有半袋烟的功夫，都僵坐在那里，竟无一人动筷子。李初善见众人被他唬住了，心中暗喜，但面上却不露声色。他掌握着火候，见时机差不多了，才又仿佛突然醒悟似地“嗨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有办法了。”一刹间，众人的眼光都射向了他，竖着耳朵听他分解。只听李初善说道：“这沟前村原有半截土圩墙，东、南两面有河水围绕，如果大家出力，将这土围墙培高加固，借这河水修条壕沟。诸位父老不妨将细软、粮食、家眷都搬进来，村里本有不少空房，不够时也可再盖一些，若捻匪来了，便带着丁壮进圩子。这一乡总有个千把人，只要壕深墙高，守上几天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那时，左都督的湘军也就到了。再说左都督严令要坚壁清野，这么做不正合适吗？就说捻贼不来，这年头盗贼蜂起，修这么个安家保命的地方也是有备无患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”那李初善说时，便有不少人连连点头，此时便一齐表示同意。纷纷自认出粮出工，王书办也不住口地称赞。李初善再也涵养不住，将那一团高兴都溢在了脸上。

不过一个多月，土圩子便已完工，足足有一丈八尺高。虽然是土夯的，下大上小，斜斜的较县里的城墙好爬，但加上那条一丈来深的壕沟，里面还有半下水，虽说不是固若金汤，倒也把半个沟前村变得易守难攻。为什么说半个沟前村呢？这沟前村的房子本来就分布得比较散，有地有钱的多住在村东。李初善借口要就河挖壕，又推说时间紧，怕捻军

突然袭来，只把半个村子围了起来。他这样做却也没有人反对，住村东的地主乡绅都进了圩子，住村西的穷人本来也就无东西可失，至于外村的富户只要自己有地方躲，才不管这圩墙怎么修呢。李初善便利用机会，将圩墙沿着村南的河修，把他自己的十来亩地圈了进来。

圩子刚修好，风声便紧了，都说是捻军经乾州到了咸阳，那湘军在后面紧跟着。过了两天，沟后村黄继文家嫁到乾州甘里堡的大女儿逃了回来。据说捻军进了村，黄家的女婿便出面，让村中富户分摊了一百石粮食，廿只羊，捻军得了东西，倒真是没有骚扰地方，谁料到捻军一走，祸就来了。湘军抓走了黄家的女婿，又说全村都降了贼，要屠村。吓得一村父老跪下叩头，哀哀求饶，最后拿出五百石粮食，一百两银子才算饶了命。不过湘军还要搜“贼”，挨门挨户，翻箱倒柜劫掠细软，有些兵痞便趁机强奸妇女。那黄家的大女儿，男人被抓，生死不知，她和小姑子都被兵勇轮奸，小姑子活活被糟踏死了。没有半天的功夫，这消息象风一样传开来。附近几个村的，别说那些乡绅地主，就是稍稍有几个钱的小户都忙着往沟前村的圩子里搬。很快圩里的空房便住满了人。虽说是“借住”，但哪个人能不花钱送礼？来晚的没地方住了，李初善便让他们到南边自己那十来亩地里去搭棚子。这正是五月间，李初善那十来亩地的棉花长势不错，众人见李初善肯让人毁棉搭棚子，谁个不夸他几声？那些占地的人心中过意不去，都封了银子给李初善送去。结果李初善是名利双收。

半个月后，捻军在咸阳附近和湘军打了一仗，穿过泾阳、三原去浦城。捻军来时，李初善把村西的那些穷户也都

收进圩子，组织壮丁上圩墙。李初善下令，只要捻军不攻圩子，不准呐喊，不准挑衅。捻军见村里十室九空，壕深墙高，加上守卫的人并不表示敌视，一时倒没了打算，再加上后面湘军在追赶，因此便匆匆穿村而过。这一下子不要紧，李初善可出了名了。王书办又在县官面前美言了几句，几天后，县官竟传令李初善进见，着实夸奖一番。李初善知道这是个结交官府的好机会，便随身带了银子，衙门上下都送了钱，哄得这帮人个个心欢。李初善一回村，便不客气地摊派团丁费，又叫各村出人加高圩墙。捻军占了浦城，一驻两月，这圩里的人不敢回去，那些住棚子的便想盖房。这时，李初善就拿出颜色来了，十来亩地，硬是卖了六十亩好田的银子。捻军在浦城直驻到十月才北走白水。李初善抓住这人心惶惶、田价下跌的几个月，用这笔钱买了百多亩良田。不过半年时间，李初善的产业翻了三倍。知县得了初善的好处，着实替他在知府面前吹嘘，待捻军退出陕西，论功叙保，初善竟得了个记名外委把总。要说外委把总，本也是个正九品。但清朝的官制，记名只是说你有当官的资历，只有授与实缺才算真正当官。清朝末年，为了让武将出力剿太平天国，剿捻军，因“军功”记名的都督就有一万来人，而全国实缺都督不过十来个。记名副将千总等数年没有实缺，就只好降格去当低级武官，一个千总能当上什长就算不错，哪里轮得上李初善补缺？不过李初善借了这外委把总之名，牢牢地将团练抓在手中，又包揽了这一乡的田赋。因此，不过数十年，竟然成了一乡的首富。

俗话说，“人心不足”。钱这东西，是越多越不嫌多，多多益善。经过几年的磨炼，李初善外面是越来越滑，心里

是越来越辣。这时，正值茶叶加税，小商贩叫苦不迭。李初善却留意到走私茶叶的大户，真是“张开口袋，银钱滚进”，心中跃跃欲试。但他知道自己是生手，即便请“刀客”保镖，恐怕也难以在这一行里立足。因此他便特意留心，寻找机会。也合该他运气到了，有一天他去逛关帝庙会，见一大帮人围着看赌钱。这庙会的赌局，大多都是“刀客”开的。别看他们时常劫人财物，但赌起来却非常爽气，从不赖帐。李初善见围的人特别多，便也凑过去。只见里面二人赌的是单双，坐庄的刀客李麻子，是经常跑湖南，保茶叶镖的镖头。李初善见他满面通红，双眉紧皱，知道八成是输了，心中不觉一动，暗暗说：“莫非时机到了？”看那另一个赌钱的人，李初善却不认得。不过看那人下的大注，就知他一定有些来历。那人说：“庄家，赌了半天，我不过赢了你八十两银子，五两五两地下，赌起来没劲，再说这会儿也该去润润嗓子了。这一注，连本带赢的共一百两银子，我给你一个翻本的机会。”李麻子一听这话，脸色都变了，心想：“这几十两银子你赢就赢了，你不想让我翻本也没什么，怎么来这么一手，让我怎么下台？”想赌呢，只剩了二十几两银子，不赌吧，这口气难咽。左右想了想，实在没办法，只好站起来道：“兄弟我要回店里去取钱，你若等不及，改日再会吧！”他这话的意思很明白，是找个台阶下场。没想到那人说：“等等就等等，庄主你不就在前街的顺记店住吗？”李麻子一听，刚缓下去的脸色突地又暗了上来，心想：“你这小子也太不懂事了！”但这是赌钱，他也不好发作。真回去，住店的房钱还没交，哪里还有钱？正在作难，突然听见有人说道：“李二虎，你不用跑了，我借你张银票用，你赢

了再还我。”李麻子听那人叫他的大号，定睛一看，认得是李初善，只是从未打过交道，便说：“这可太有点过意不去。”李初善将一张一百两的银票往他手里一放，嘴里说道：“有什么过意不去？你我都姓李，五百年前还是一家呢！”李麻子接过银票，心里着实感激。两人下好注，那人要单，李麻子抓起骰子，掂了几下，却没有掷。抬起头来，望着李初善说：“员外，借借你的手气，替我掷一下。”这话来得太突然，李初善愣了一愣，才说：“这哪里行？你是庄家嘛！”那个赌客却冷冷地说：“救人救到底嘛！你就替他掷一下又怕什么？”李初善见推不掉，只好拿起骰子。他心里有些紧张，他倒不是怕输钱，而是怕输钱坏了他的大事，因为他知道李麻子这种人是迷信的。那赌钱的人看他拿着骰子不撒手，不由得冷笑道：“你也算个财主，这一百两银子就吓住了？”李初善也不和他分辩，心中暗暗祷告，然后将骰子往下一掷，也不敢低头去看。耳边只听见一声爆吼：“好！”同时肩上重重地挨了一下，差点没往前栽倒。原来是李麻子见出了双，喜形于色，忘乎所以。那人虽输了，脸色可变都没变，站起来拍拍土，望着他们两人说了句：“后会有期，”然后径自走了。这里李麻子非拉着李初善下馆子不可，李初善一看时间尚早，而他的用意本不在这一顿饭，推说家中喝酒痛快，要和李麻子尽兴，硬把他带回了沟前村。

李麻子本来就是李初善留心之人，碰巧得了这么个机会，初善哪能放过？他知道这路子上的人最重义气，现在就提贩茶之事他也必定帮忙。但李初善另有算计，他要做到不露痕迹。当天二人吃个酩酊大醉，第二天日上三竿两人才

起。李麻子梳洗完，酒席又摆好了。李初善说是喝两串醒酒，两人边喝边谈，慢慢说到了今年的收成。李初善叹口气道：“这几年年年水旱灾荒，要不是今年老天开恩，我都想卖地经商了。”李麻子接口道：“那倒是，贩茶叶可比地租出息的多。”李初善一听说到了点上，心中暗喜，可还装着不明白：“这贩茶的税金也是年年长，多少人赔不起，都歇了手，怎么你还说有出息？”李麻子哈哈笑道：“员外，这你就知道了，兄弟我现在保茶镖，防的不是道上的朋友，防的就是税卡，能绕则绕，能躲则躲。反正兄弟我路熟，真要遇上了，就凭手中的家伙硬闯，厘卡的人混事吃饭，谁肯真的拿命闹着玩？所以茶主反而倒分文不用交。”李初善这才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，这贩茶还真是生财之道。”李麻子说：“李员外你要想干，我李麻子包了。收茶、运茶、卖茶我都有办法，保你一本万利。”李初善早就在等李麻子这句话，方显出他借银票之时并无什么打算，免得李麻子多心。现在一看水到渠成，自然满口称谢，当时就把细节商量好了。

光绪末年，李初善已经是涇阳一带闻名的大财主了。这期间，他也亲自去湖南走了两趟，但主要是去玩玩。帐由王师爷管，买、运、销等全托给李麻子。李麻子感他那日赌局相助之情，又见他如此推心置腹，便豁出命来替他干，因此十年来走了多趟，从未闪失。

这一年，李初善的独子李守本已经廿岁了，非要闹着去湖南。李初善三十多岁才得的儿子，是小老婆徐氏生的。李初善给他取名“守本”，意思就是说他为李家创了家业，子孙只要会守业就能富贵。他本不愿放儿子去，无奈平日宠惯

了，只好随他。当下对李麻子千嘱万咐，要他多带几条枪——宣统年间的刀客大多已经是“一刀一枪”，一把土产的“关山刀”，一支泊来的洋枪。

眼见得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早就过了回来的日子，但这一行人却不见踪影。近日又听说河南一带闹抗捐，不知是不是在贩茶的路上，因此李初善心中七上八下，整日里惦念。这天正在家中耽心，忽听见人声喧嚷，李麻子大步跨进来，口中嚷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李员外，总算平安回来了。”要知李守本这一趟遇到何事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抗苛捐狭路相逢 庆得救巧遇乡邻

上文说到李麻子进来报告平安，李初善知道儿子安然无恙，他的一颗心才安定下来。思子之心一放下，那贪财之念又抬了头。没容李麻子喘口气，李初善便问：“那茶叶呢？”李麻子说：“茶叶也带回来了，虽说路上丢了些，可这几天县城里到货少，王师爷说倒可以多卖些钱。”李初善又问起儿子，知道还在城里，要吃完饭才回来。便赶快招呼人伺候李麻子吃饭，等他酒足饭饱，李守本也回来了，才慢慢问起路上的事。

原来这一趟去时，因守本每到一地，都要逛逛名胜风景，尝尝风味特产，竟然多走了半个月。回来时，一进河南界，风声就紧。那河南省的地丁税年年是征收银子，今年却突然改收洋钱。自庚子赔款，银价一个劲地涨，过去一吊半铜子折一两银子，现在足足要四吊。百姓拿铜子折银子完税，本来已经吃了亏。现在又要改为征收洋钱，洋钱不如银子贵，十两银子可换十二块洋钱，可官府却硬定为一两银子折一块半洋钱。比如那该交五两银子的，现在要交七块半钱，原来有二十吊铜钱可折这五两银子，现在就得拿二十五吊钱去换洋钱完税。中国的老百姓本来是极为和顺的，但凡有口饭吃就不闹事。无奈这官府竭泽而渔，剥皮不算，还要